

>>> 目 录

南风	1
飞箭	25
算术题	71
古战场	108
复仇的讲述	143
别人的宫殿	172

南 风

历山残片

— “我不存在,有:我,它”

万物在将醒未醒之间,轻轻一触,或者将其唤醒,或者促其死去。在上一世纪初,俄罗斯女诗人茨维塔耶娃坐在莫斯科一个幽暗房间的壁炉前,默诵生命的残片,看着仍在飘动的残片。她说:我不存在,有:我,它。

一句莫名其妙的话,一句简短的谶语。一只海洋里的乌贼静静地等待,然后出其不意地把一块预先准备好的石头,投入了缓缓张开的贝壳,贝壳就再也合不住了。事情好像早有安排,这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不幸,一个被俘的灵魂被一条暗中投来的曲线缠绕。一句莫名其妙的话,汇集了隐蔽的烧红了的木炭、捕捉住磷火一样飘忽的灵感。

最好的诗篇不在斯摩棱斯克市场旁的公寓,不在淡蓝色的小餐馆的招牌下,而是从早晨就开始变得漆黑的、但丁的半身像前的两根蜡烛顶端升起,蛋黄似的火苗被缩小,它不是在发光,而是随心所欲地在黑绸缎上涂了一点颜色,这是一幅画的第一笔。

真正的画匠隐蔽在门后。直到她流亡异乡,直到她陷身于泥沼,直到她怀着对世界的爱,用一根普通的绳索结束自己的一生,

也没有明白自己究竟说了些什么。海顿、舒曼、肖邦和格林卡以及壁炉里的火焰，一起穿过被抚摸、被安慰的钢琴键盘、乐谱架和复杂的发声系统，留下了灰烬。她说，我不存在，有：我，它。

二 “我熄了灯，靠着窗口往下望”

一个萨特小说里的人物，与古代埃菲斯城一个焚毁狄安娜神庙的罪人同名，艾罗斯特拉特，选择了这个姿势。他发现人是经不起俯视的，一个直立的躯体从高处看去，在人行道上被压得扁扁的，半爬行着的长腿从他们的肩膀下面伸出来。一个七层楼的阳台已经足以让处于下面的行人变得卑微，“精神上的优越必须辅以物质象征的支持，否则精神上的优越就会复归消失”。

这是人们不断仰望高处事物的原因。那么高处究竟飘动着什么？一些碎片。一些被往事遗留下来的残片。人们总是想办法尽早结束自己精心设计的游戏，它的一切过程、一切结果，被书写在残片上，然后从大树上落下来，每一片叶子都失去了原有的秩序。残片不是曾经存在过的事物说明，而是说明书丢失的证据。

三 “远方时时出现静静的闪电光芒”

一个深夜，一个被废黜的国王看着蝙蝠一样傲慢的飞蛾，在灯前跳着自己编制的舞蹈，它的翅膀飞速振动，加上轻轻涂抹在上面的薄绒，更像是自己的身体在发光，快乐的时间是以照相机快门曝光的速度计算的，一个赌徒的帽子飞快地压住了它。纳博科夫讲述一个被废黜的国王，在一个深夜，看到“远方时时出现静静的闪电光芒”。

一种关于未来的不祥之兆，一个距离看似遥远的危险，在静静地等候。它不是以激烈的方式，而是用漆黑中的闪耀、交叉路口信

号灯一样的寂静,让人感到不安。更像是一种提示和告诫,一种圣经似的庄严说出了神以指头写在石版上的字,不过这些字被更加变化无常的形状,写在了视野所及的天边。更让人不安的种种预兆来自现实,我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深夜,那是乡村的深夜。这一距离并不遥远,在现代机械驱动的车轮下很快就转变为零:我来到几千年前一个中国早期帝王耕种的山前。舜在这里度过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,据说,驱牛耕地的过程中,他始终敲打挂在牛躯上的一个簸箕,从来不忍将木棍落于牛身,舜怀着上天赋予的仁慈,以藏匿于人心的善来说明天意的法则。

这里的夜晚比之于城市的夜晚,更其漆黑。从明媚的上午到灰暗的傍晚,一条公路始终将世界划开,分为两个,左边的旷野和右边的旷野,以对称的语词简短说明同一个秋天。我知道古人为什么将大地视为一个方形,因为在从四个方向看去,都是直线,一直抵达曲折的山廓。曾经从地底升起的庄稼淹没了原有的田垄,铁犁的踪迹消亡于无形。那些宽大的玉米叶片曾经接住了风中的雨水,将其卷入中心最小的叶瓣。现在一切都已枯干,庄稼汲取了多少颜料,把自己染成金黄,然后又厌倦了自己,将沾染了镰锋上细小铁屑的根茬,留给又一次准备翻新的土地。一个一个方形的空白,地的微缩制图,其比例关系是从玉米穗上提取的,是从高粱秸秆的花纹上提取的。现在,一些农民使地里的秸秆冒着焦黑的烟,倾斜向上的曲线,一直到白云前终止。

我在历山脚下的一家旅店,窗前一片黑暗。一盏15瓦的白炽灯泡,发出从很远的地方才能传来的那种野菊花一样的光,它的开放依赖于漆黑的肥料。它是那样暗淡,就像基督的脸,面对无限的时间。一张获得一圈昏昏欲睡的光亮的木桌,我铺开了几张纸,它是苍白的,完全没有营养和血色,却几乎是自己照亮自己。为了唤醒我的灵感,它在这样一个山间的深夜瑟瑟抖动,它受到了什么惊吓?一些字迹在跳动,好像是自己出现在纸上。这让我想到一个海洋动物学家在解剖一只章鱼的时候,看到眼前的动物正在一点点变为它下面铺着的报纸,章鱼的身上显出了一行行酷似报纸字迹

的花纹，它难道仅仅是模仿那些人类的文字？一种极大的可能是，在手术刀的寒光辉映下，它以这样一种戏剧性方式，以自己身体上的遗嘱，嘲笑报纸上反复用文字渲染的文明。

11月，热气还没有从土地上散尽，已经干枯的野草，仍然将土壤里储藏的能量抽取出来，释放到空中。在窗前的微风中，我间接地获得温暖。在这里，我隐隐感到了来自时间深处事物的侵袭，一些细小的飞虫在灯前旋转，它们身上的反光将自己装扮为带电的夜行者，它们仿佛是来自积雨云中的电荷，携着小小的火把在微弱的灯光里炫耀。它们是谁的使者？它们带着谁的谕旨？它们从时间的那一个侧面上起飞？

也许它们怀揣着一本小小的圣书，是借着昏黄的灯来阅读的。不是它们身上的反光，而是书的本身光芒在我们眼前跳跃。

四 “大自然用这样或那样的钓饵将地球上的居民引入它的幽深处”

我来到户外，看到了一望无际的漆黑，比我们的想象还要黑的漆黑。整个宇宙为什么设计了这样的黑，仅仅是为了覆盖白天的一切颜料？把曾经写错了的一笔勾销？还是为了展示天上的群星、天堂的辉煌和人间的幸？整整一个时代的遗产都被埋在了黑暗里。我住在历山乡政府旁边的旅馆，这里很少来人，户外的空气里仍然飘着廉价胶合板的气味。为了吸引人们来此旅游，乡政府将办公的一部分窑洞出租给一个老板，在开发经济的呼声里匆匆装修一新，在深山里已经开始散发商业气息。一盏没有灯罩的电灯悬挂在门口，除了东北老板猛兽一样充满威风的大声喊叫，几乎听不到什么别的声息。这让我想到，我似乎正居住在原始的巢穴里，回到了我们祖先生活的时代。

一条公路从旅馆前通过，代表着过去和未来。好像我们正处于

中间地带，可以沿着这条路走向时间的两端。远处的一个村庄正在睡眠的前奏曲里沉浸在幻想中，平时的房屋的形状、蓝色的瓦顶和几何骨架消失了，剩下了一些暗红的灯火，就像即将熄灭的炭火，在炉灰中一点点暗下去。这就是远古帝王舜曾经居住过的地方？它曾经住在哪一盏灯火里？茫茫黑夜，好像在准备一个盛大的生日晚宴，在黑暗里一定摆好了一张雕花木桌，那些灯火可能就是刚刚点着的生日蜡烛，代表着某一个整数的吉祥在火焰的顶端寂静地飘动。

也许这是舜的盛宴，一个几千年前的生日盛宴，在漆黑的夜晚平静地等待着赴宴者的到来。他的女儿宵明和烛光正是这些灯烛的发明者，因而使用了发明者的特权，和天上的星辰汇集在一起。携带着种种古代含义的地点，镌刻着无形铭文的旧址，收藏着脚印、每一年都发芽开花的种子，融化了青铜犁头、不断酝酿生机的土壤，汲取了寒冷地气和不幸遭遇的粗糙年轮，绘制了毫发毕现的精美图形、浓缩、提炼了矿物与植物颜料的陶器，就是在这里？——舜历尽沧桑，从这里开始了自己的不朽生涯？在先秦时代的残编断简上，遗留着舜的骨殖和由其生发的点点磷光，入木三分的文字因此获得重力。

总之，舜的故事发生于历山脚下，直到攀援于山顶，用茂密的树木作证。据说，事情的起源从舜的父亲开始。舜的父亲瞽叟就像其名字一样目光灰暗，在舜的生母死去之后，又娶了后妻。一个极端自私、残酷可怕的女人沉淀在最早的历史里：她生了一个儿子象以及一个女儿，并怂恿瞽叟对舜进行一次次迫害。母性便第一次成为利己排他、自私狭隘的人性证据，它源于一个母亲对自己孩子无限深遂的爱和对别人的孩子的冷漠、敌视。这种狭隘的爱，在历史事件中不断复制，并成为一个个关于嫉妒、仇恨的童话原型。在某种意义上，这是一种大自然对基因的淘洗、筛选，以便为种的延续争夺上天赋予的有限资源。然而，它反过来戕害了人性。一个一以贯之的阴谋从容不迫地进行，以它近于完美的次序登临顶点。

就像所有的童话故事渲染的情节一样，迫害无意间做了成功

者的起点。舜的父亲和继母限定了时间，强迫幼小的舜在历山拓荒耕田，无辜和痛苦使舜哭号，他的悲恸从草木和树梢上兴起，在山间徘徊，在白云之下盘旋，在一个个茅屋顶上和炊烟一起腾空而起，挥之不去。百鸟从密林里赶来替他播种，大象以其稳健的步伐和无与匹敌的力量为其耕田，天空飘来浓重的云，降下适宜的雨水，众生和冥冥之中的神灵，在规定的时间内，完成了一幕圆满的喜剧。一切都是东方式的，圣经中的《约伯记》从考验开始到赐福结束。

舜原谅了迫害者，并依然奉献自己与生俱来的爱。也许这是最早的基督形象，舜的降生原是为了拯救失落的人性，其中含有最高者的深意。感化从此滋生，就像草木在寒流退去之后的重生，舜的德行产生了巨大磁性。在他的耕田周边，人们开始向一个善的信念聚拢，历山周围的农夫从舜的影子里找到了样板轮廓，他们放弃了野性的争夺，彼此谦让自己开垦的农田，雷泽的渔夫互相礼让自己的打渔场，河滨的陶匠用自己聪慧的心理解事物，将崇高的善灌注到泥土，做出了精美耐用的陶器：它是手的优雅造型，心的神圣铭刻，人的精确描绘，古朴醇厚，栩栩如生。

更多的人们开始向往这个纯净的地方，舜的名声向人间的纵深处传播。四面八方的人们扶老携幼向舜靠拢，向历山汇聚。一年的光阴过去，荒凉的舜的耕田之处就成为村庄，两年的光阴过去，村庄就扩大为城镇，第三年这里就成为一个繁荣的都市。他在历山脚下仍然和从前一样，只是感到了从不曾有过的快乐。他看到了巢窠中的鸟儿得到哺育，母子沉浸在幸福之中的天赐之作，温馨和睦的树木上的家庭，以及从中传出的不绝于耳的鸣叫，就想到自己的亲人，舜以一个孤独者的体验，一个受难者的历练，编制一曲曲乐歌，那些树叶和泥土、田间小路和自己休憩的山崖之下的石头，都成为曲调里的真实材料，这一点，就像鸟儿用采自山间的枯枝来筑造自己的窝。历史上著名的韶乐据传由舜创制，其优美的旋律让天上的凤凰翩翩起舞，让后来的孔子在倾听中沉醉，以至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忘掉肉食的香味。

乐曲的灵感出自善的意志，其火花的迸溅来自燧石和燧石的对撞，激情与深情的结合，德行、毅力和情感在生成智慧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，这样的乐曲实际上源于深邃的人性。一段人生可能就是一篇寓言，长期以来，我们一直深信真正的乐曲必须从深渊升起。一百多年前，一个美国散文家梭罗说：“大自然用这样或那样的钓饵把人类把地球上的居民引入它的幽深处。”

五 “彩排之前的一次排演”

“彩排之前的一次排演”，这是一句小说里的人物对话，出自法国新小说派作家罗布-格里耶的一本书。显然这不太像一个格言警句，更符合随意说出的一句普通对白的性质，然而其中似乎又有着隐喻的成分。彩排是在演出之前，排演又在彩排之前，事情的逻辑有着严格的顺序，而且一切又是最终演出的准备，具有前奏曲的意味——其中的每一次，几乎都是另一次的复制，微妙的差别含于熟练性之中。这并不能保证一次比一次更好，也许最早的排演中的激情已经在正式上演中消散，彩排只是为了将那些激情的残留物清除掉，以保障戏剧成分的绝对纯净。

好像许多事物也是这样被过滤、筛选。真正需要的东西被拿走，剩下了渣滓。舜的德行吸引人们汇聚，又在汇聚中消失。中国古代的哲人一直对此怀有警觉。几千年间，我们一直看到同一个悲剧在上演：战争、阴谋、仇与复仇、义与不义的交织……人性的污浊，更多聚集于城市的大脑沟回的深深褶皱里。它使我们在漫长的日子里，怀念曾经是我们走到一起的正义。城市成为消耗的代名词，它几乎吞噬一切，以便获得邪恶的能量。我生活的城市正是这样，来自田野的粮食被复杂、巧妙的机器装置加工，黑心的老板在其中参入某些化学物质，使面粉看起来显得比原来洁白。杀虫剂和除草剂以及其他，从教授们的实验室到剥削者的工厂，又源源不断地输入农田，使乡村变得慵懒，使更多的年轻人无所事事的坐在乡村的

街道旁不断抽烟,也使得有害物质被吸收到餐桌上的食物里。几乎找不到什么安全的食品,许多人间悲剧以黑体字出现在新闻标题上,这些沉重的方块字压住了血肉事实。这些有害物质都出自代表城市文明的工业提炼。

河流和土地被污染,这种牺牲不会引起重视。城市的一切一切,都在为躲藏在布满监视装置的铁栅栏背后的钞票运转。被效率激发起来的疯狂热情,在一辆辆汽车轮子上转动,并将尾气排放到我们的鼻孔。一条条拥挤的道路上,冷漠的钢铁后面遮盖着人的面孔,大型超市里的购物狂释放着自己的欲望,唯一的自尊来自金钱。

十字路口,红灯和绿灯好像控制着噪音分贝和节奏,一群乡下孩子伸出发黑的小脏手,在汽车停顿的几十秒钟里乞讨,可以看到马路旁边的年轻母亲打着手势指挥,使自己孩子们从小失去自尊。贫穷成为最重的罪恶。它从细节开始,摧毁一切。据说,这些乞丐并不真正贫穷,无处不在的新闻记者们追踪过他们的行踪,在遥远的乡下,他们有着象征着富裕的小楼,财富都自乞讨积聚。据说,乞讨还成为一些推销公司录用职员必要程序,一些大学生在就业前必须演练此项内容,放弃一切高傲和自尊,以便被唯利是图的老板雇佣,无耻和卑鄙成为获取利益的手段。交通警察穿着白色荧光横道的坎肩,在暮色中显得特别耀眼,就像被X射线照片上显影的肋骨。在城市的一角,演歌厅里灯光暗淡,红色时代的高亢曲调和曾经真诚的歌词演化为生物冲动,在卡拉OK的电视屏幕上配以软绵绵的穿着泳装的美女,歌声从一个个充满酒气、声嘶力竭的喉咙里迸射,唾沫和荷尔蒙飞溅。

也许是为了逃避,也许是为了获得几天的宁静,或者是一次朝觐?也许还为了我所不知道的目的——它隐藏在我的身体里,拒绝被我发现——也许我根本就没有任何目的,只是出于一时的盲目激情,我沿着一条公路来到历山。它在中条山和王屋山的合抱之中,黄河就在不远的地方流过。空气是这样清爽。适应了城市污浊空气,呼吸难以承受突然到来的清新感,不禁引发呼吸道管痉挛,

不停地咳嗽。已经多少个日子没有看见过这样的蓝天？这是舜的蓝，它出自历山的植物，出自人间。

我找到了历山的乡长，他说，过去很少有城市的人们来这里，自从发现了娃娃鱼，偷猎者就循声而至。接着公路开通了，旅游者也来了，仍然是舜的名声吸引了人们。不过，一切与古代的情况不同，今天的人们只是为了在旅行中获得快乐，而不是寻找什么德行。他还说，因为国家制定了法律，我们对娃娃鱼已经采取了保护措施，去年还有十六条娃娃鱼，被外来的窃贼偷走了十三条，现在只有三条了。我顺着指引来到了被称作动物保护所的地方，实际上，这不过是几间普通的山间小屋被几堵土墙围在里面。手续很简便，一条温顺的乡村黄狗随意叫了几声，我就通过了身份验证，被获准进入其中。

几乎像所有的农家小院，用片石覆盖的屋顶，倾斜着压低了门窗，屋檐伸开，防止雨水敲打在窗户上——也许这是过去为纸窗而设计的，现在已经被玻璃窗取代，但那原始的式样依然留存下来。土墙将面积分割出一个大大的正方形，在一个墙角堆放着煤炭，以供每日做饭和严冬到来之后取暖。房屋投下的阴影很小，证明了时间已经移到一天的中央。在东边，很大的铁笼里，关押着动物囚犯：几个猴子不断地跳跃，也许用这样简单的肢体语言来为自己辩护，还有一些我说不出名字的动物，用惊恐的眼睛注视着来人。它们被捕获到这里，已经证明了它们的原罪，就像人的原罪一样。从它们很远的祖先那里，它们已经继承了刻在身上的罪的记号。

这简直是一个微缩的动物园，动物们被保护的理理由使它们失去家园，失去自由。密林和草丛里的奔跑，悬崖上的攀援，野性的决斗和温和、调皮、善意的嬉戏，变成了模糊的记忆，昨日的场景只能在梦中再现。眼前只有狭隘的空间和坚固的铁栅，一切事物都是饲养者的赐予，而不是更高的神的恩惠。

让我惊愕的是，娃娃鱼被养殖在一个塑料盆里，三条娃娃鱼在塑料盆的底部一动不动，清清的水面没有一丝波动，好像三条娃娃鱼不过是人工制作的逼真仿制品。生命沉淀在深渊，被塑料衬托出

来的可能是一个幻影。饲养员Z告诉我，十几年前这里的溪水里到处都是娃娃鱼，人们还亲眼看到过很大的娃娃鱼，有人还见过放着金光的娃娃鱼。人们觉得可能是来自神意的某种预兆。他还说，那时这里的野地里经常有各种野兽出没，还有老虎和狼，现在都看不到了，不知道到了哪里。饲养员年轻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只有说话的语调让人感到某种感伤。从石头的纹理中透露出来的感伤，从阳光给予的皱纹里显现出的感伤，它被铭刻在坚硬的地方。

据说，娃娃鱼的捕猎者最初来自南方。他们开着车，沿着公路来到这里，用各种野蛮的手段捕猎。他们将娃娃鱼偷运到一个个饭店，然后摆上餐桌。一种动物的价值消失了，因为市场发现了它的价格。偷猎者来到河边，敲击溪水里的石头，他们知道，可能娃娃鱼就躲藏在石头下，娃娃鱼难以忍受剧烈的震动，就会从石洞里游出，人们的阴谋早已在旁边等待。市场在远远的地方窥视，活的生命将变为纸钞，以满足财富占有者的虚荣。这是最后的结局，似乎是圆满的结局。还有一些更为恶劣的偷猎者，他们在溪水里放置密集的鱼钩，或者投放麻醉剂，使几里远的溪水里的娃娃鱼以及别的动物，漂浮到河面上。然后，将捕获物装入编织袋，偷偷地贩卖到南方的集市上，就像多少年前欧洲人贩卖非洲的黑奴。文明者的脚步，踏碎了自然的静谧，也踏入了自设的陷阱。奴役别人就是奴役自己，毁灭别人就是毁灭自己，我们连身边的动物都不能容忍，人还能够容忍什么呢？舜所创造的田园，舜所奉行的德，舜所追求的真，已经和农家屋顶上的炊烟一起在远处消散。

逶迤而来的历史，深陷其中的现实，一张张废弃的报纸，粘满污物。一枝很久不用的竹笛悬挂在被烟火熏黑的墙上，其中深藏的无数歌曲、音符、停顿，以及每一个音阶的起落，已经被覆上尘土。其中的波澜已经干涸。历山的这一小小动物园，浸泡在饲养员Z讲述的忧伤语调里。饲养员Z是年轻的，他的年轻的脸上已经浮上历尽沧桑的皱纹，和这里很多农民的皱纹几乎有着相同的形状，溪流流淌时的形状？历山沟壑的形状？树木表皮开裂的形状？草叶上的叶脉的形状？乌云里闪电的形状？一粒土中隐含的形状？大脑中面

对未来的思想褶皱的形状？

饲养员Z的饲养是精心的，对娃娃鱼充满热爱，的确，娃娃鱼能够给Z带来快乐。那圆圆的头，发黑的身躯，短短的四肢，甚至它的手指都是五个，和我们的手相似。它的眼睛小小的，简直就是两个斑点，被画家的笔不小心染上的两个斑点。Z每天都要给三条娃娃鱼到河里洗澡，将塑料盆里换上新鲜的水，并为它捕捉鱼蟹以供一日三餐。但是，这样的精心饲养依然不能使这种动物健康地生活，因为，它原本是属于自然的，它不属于塑料盆和Z，不属于人工设置的牢房。

过去的日子像一卷卷经书，被藏在黑暗的洞穴，等待着被一束电光照亮。然而一般的情况是，暴风雨之夜，闪电短暂出现，一切文字以及文字携带的思想，进入更深的漆黑。世界被涂了一遍，又涂了一遍。我看到生活于流水里的娃娃鱼，正在一个塑料盆里艰难呼吸，它不适宜在这样的环境里生存，死水和死的日子一起，使它的腹部渐渐腐烂，饲养员说，过一些时候，你们就不可能看到它们了，它们不会活得太久了。是的，自由的生命怎么能经受失去自由的日子？自尊的生命怎能在屈辱中继续生存？

它们只有秘密地打开隐藏在自己身体中的自杀密码，在腐烂中埋葬自己，也埋葬赠与自己生命和屈辱的世界。腐烂，腐烂，腐烂，这不是大自然早已讲述过的寓言吗？落叶在泥土中腐烂，野草在泥土中腐烂，人在泥土中腐烂，泥土承接一切生活、一切腐烂，现在，腐烂成为事实。

六 “在它的大内脏里，一定在煮一顿豪华的晚餐”

热爱自己家乡的河流、热爱娃娃鱼的乡村农民，自发地组织起一只护河队，河流变得如此脆弱，以至于必须让我们起而护之。还有的人将这条河流视为自己的河流，一个固执的农民D，他经常在河边巡梭，看到陌生人必然要上前询问，就像是抗日战争中的儿童

团一样，警惕地辨别着每一张可疑的面孔。一次，乡政府的人们在他的河段里捕捉了一条娃娃鱼，他就到那个动物保护所要了回来，放回到它本来生活的溪水。我曾怀着好奇心在夜晚跟着护河队巡逻，星光灿烂，月光晦暗。

这是没有高楼大厦的夜，没有霓虹灯和喧哗的夜，没有现代建筑的玻璃材料和光污染，一切为了装饰静和黑、烘托静和黑。静和黑不仅是一种特点，还是一种气氛，一种被提取的精粹。这么黑的夜，什么都有可能，什么都可以隐藏，任何不可思议的事件都可能发生。我知道了为什么精灵会出现在夜间的山林，野兽会出现在夜间的山林，魔鬼会出现在夜间的山林，童话也是在此时出现，儿童们则在此时谛听。世界会在此时倾其所有，将物质和精神放在同一个化学试管里，并从它的敞口边冒出化学反应的蓝色烟雾。河边的路很不好走，高低不平，不小心就会崴了脚。几柱雪亮的手电光在前面晃动，被扫过的小路就像一些往事片断，零碎、简单、缺乏逻辑、没有时间的安排，许多事物被迅速越过，沦为空白。

护河队大约有十几个人，由历山乡的治安员F带领。动物保护所的饲养员Z也来了。为了对付在夜间捕捉娃娃鱼的偷猎者，不得不采取这样笨拙的办法。我的脚不停地碰到河岸的石头上，一次又一次的疼，穿越身体，传递到大脑中枢。护河队的人们很适应走这样的路，手电筒的晃动和他们的步伐节奏是一致的，河水的流动，比白天要清晰、生动、复杂，其中似乎有着我们难以理解的含义。显然，这是一种语言，一种我们遗忘了的语言，或者不曾仔细倾听过的语言。沿河而行，秉烛夜行，黑夜带给了我以前从未有过的感受，混合着河声的天籁，深邃、主题复杂、有着深不可测的寓意和不可捉摸的旋律。遥远的大熊星座，以其最亮的勺状七星，聚集了昏黄的星团、漆黑的北方、暗淡的长夜。

在河流的一个转弯处，我们真的发现了几处偷猎者布置的鱼钩。密集的鱼钩固定到一条条长线上，夜晚出动的娃娃鱼很难逃过这样的阴谋和劫难。它们真的是命悬一线。护河队员慢慢地将鱼钩取出来，轻轻地，像是怕打扰了河里动物们的睡眠。它们的危险就

这样被化解。F说，护河是很危险的，有时他们必须与偷猎者搏斗。很多时候，护河队只有六个人，而偷猎者的人数常常高于我们的倍数。偷猎者携带着匕首和猎枪，凶器闪烁，用钢铁和考兰，反射着群星投下的寒光。而护河队的人们总是赤手空拳，他们的武器是河边的石头，F手中唯一的警具是一副手铐。

不过获胜总是归于巡河队员，尽管有时可能会负伤。一次，在激烈的交锋中，几个护河队员都伤痕累累，有的头部流血，有的腿部受伤，最后的结局：偷猎者逃走了，天平向正义倾斜。偷猎者内心虚弱，河流将他们的邪恶收集到自己的波澜里，带到历史的尽头审判。F讲述的时候，暗夜遮住了他的表情，他的目光在暗夜里更加黑暗。

我们沿着弯弯曲曲的溪水，不知走了多远。也许是十几公里，也许是几十公里，但这条河流仍然显得太短了，就像一个暗室里的胶卷，它只供我们在微光中悄悄地看了一眼，很快卷进了卷筒，曾经密写的内容，已经被封存。夜晚同样短暂，以至于还没来得及想什么，就听到了鸡鸣。F将护河队员集合在一起，安排第二天的任务。护河队员疲倦的身体，在星光潮水一样退去的天光中渐渐变得明亮。

“在它的大内脏里，一定在煮一顿豪华的晚餐”，梅尔维尔在他的著名小说《白鲸》中，说到了一个人对一个动物的想象。娃娃鱼也是这样。这些动物在想什么？它们对一条河流之外的事情是不是一无所知？或者，它连自己生活的河流本身也不需要知道，它生活着，就是一切。那么，它的大内脏为谁设置盛宴？它准备自己的晚餐时，还为谁准备着晚餐？人们在窥伺，从来不念及动物们几千年来给我们带来的愉悦。娃娃鱼在这条河流里已经很少，几年前，十几年前，这里还是一个娃娃鱼的乐园，它们在溪水里，在石头下面，现在它们正在走向另一个世界，给我们留下它的寂静的磷火。

F还说，十几年前这儿的山里曾经有许多动物，老虎、豹子、麝……现在都已看不到了。它们消失得这样快，就像美洲的玛雅人一样，眨眼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几乎使用了隐身术，藏到了时光的

背后。我们只知道它们不见了，消亡了，却很难知道它们是怎样度过了最后的光阴。我们的一系列计划，一系列剧烈活动，拜金主义、利己主义和人类自己的狭隘哲学，久远的动物赶尽杀绝。它们和我们的联系已经丧失。当我们在电视屏幕上和电影里看到动物的优雅姿态时，它们实际上已奔跑至末日。孩子们指着画报，向我们询问那些形态各异的美丽动物的下落，我们能告诉他们什么？我们如何编制谎言，以蒙蔽那些属于未来的灵魂？童话时曾经存在过的事实，小说家卡夫卡说：“没有不流血的童话”。

我们也从那些消失了的动物形象里，看到了自己的悲哀：生活的趣味和意义正在减少。在乡村的房间，我看到，落日将窗户投射到墙壁，一个血红的平行四边形好像深深地嵌入墙壁，它作为一个时代的印记好像要一直存在下去。实际上，夜晚的到来很快就擦掉它，墙面仍然保留它原有的平面。曾是那么真实的老虎，被美洲的博尔赫斯在幻想小说中不断引出的意象原型，用各种斑纹编织的姿态和速度感，威严的兽中之王，现在，只能以画匠们拙劣的颜色和线条，在农家的年画上出现。它好像已经成为一个找不到依据的传说。一个可能在虚构的故事里出现的凶猛传说。老虎的立体消失了，代之以一个人工绘制的二维图像，整整一个生命的族，只留下它的画像。

它作为传统的象征吉祥的符号，悬挂在墙壁上。它与我们供奉祖先的牌位一起，成为神灵的一部分。是的，在我们看来，死去才可能成为神灵。生者的卑微以死来换取不朽，赎回丢失的自尊。

七 “……叫声划破了玻璃窗”

俄罗斯诗人曼德尔施塔姆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已经感到了尖锐的痛，比匕首还要尖锐的痛。是什么叫声？是什么在叫？诗人说出的只是一种精神感受，它似乎十分抽象，然而却这样真实。在画布上，蒙克曾经给出过答案，一个人因呐喊而变形，叫声来自内心，

以至于透明、坚硬的玻璃被划破，叫声有着金刚石的硬度和荆刀的锋利。

历山脚下很少有开阔的平地，起伏的土地，就像一个为了增大摩擦力而设计的现代运动鞋印，它的印记里有着只有设计者才能理解的独特花纹。似乎融合了一切现有的科技成果，显得合理、舒展、和谐。然而这是造物主最初的想象，它的完美不再需要修改。秋天是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渐渐变红，它显然是汲取了落日的余辉，采纳了最鲜艳的原料，民间最吉祥的原料，完成自己一年中最后的盛典。

农民们围绕在树的四周，像围绕着造型奇特的、燃烧着炭火的炉灶，等待着被烤熟的食物出炉。他们拿着箩筐，攀到柿子树的树枝上，将成熟的柿子轻轻地放到里面。然后用绳子将箩筐慢慢地垂吊下来，送到树下的接应者的手中。做这样的事情至少需要两个人。如果柿子从高高的树枝上掉下来，就会摔碎。这样的采摘更似于做一件圣事，仪式简明、简单，但由于不断重复而显得繁琐，每一个步骤、每一个动作，都经过了预先的策划和设计，都需要足够的耐心，柳条编织的箩筐和一根绳索，成为最重要的圣器。

从中可以看到从前，看到久远的舜的时代。仿佛这是一种对舜的怀念和凭吊。在《山海经》里，舜被称作帝俊，他的一个妻子为他生了十个太阳，另一个则生了十二个月亮。这可能意味着原始日历的产生，或者最早的时间计算周期的产生，中国古代的天干地支正好与此吻合。于是舜成为季厘国、中容国、司幽国、白民国、黑齿国、西周国的祖先。这些神秘的国度代表着我们曾经知道的整个世界。他的儿子们各司其职，创造了人间的种种工艺、歌舞和琴瑟。一个先祖的隐喻，一个圣王的神话传说，一个不朽的道德和智慧的东方摹本，一卷有着脆质纸页的、散落于书架角落的、蒙满了尘土的中国圣经——其中只有形象，纯粹的、线条的形象，没有格言和未来的预言。

然而，一切并不缺乏，一切都被舜在历山的耕耘中，播入了土地，一个个寒暑，一个个春秋，一个个人类看到的周期，庄稼不断

成长,不断被收割。对于我们贮存于粮囤里的谷物,我们知道些什么? 对于我们的每一个细小的动作,我们都明白他的意义吗? 在山间简陋的动物保护所的塑料盆里,在历山的小溪里,水面从来就不平静,因为其中有他者的目光窥视人间。娃娃鱼从过去到现在,一直作为历史的见证者,从水中爬到陆地,又从陆地跳入水中,它们有时爬到树上,发出孩子一样的叫声。其实,娃娃鱼比人类的历史更久远,早在我们出现之前,它们就开始了自己的生活。好像它们是神差遣来的人类监护者。为此,它们作了长时间的准备。

不久前,一个中国科学家和一个美国科学家在北方某地区合作研究,英国著名刊物《自然》杂志发表了他们撰写的论文。这是关于娃娃鱼起源的一次重要发现。早在几年前,科学家就在一个不足十平米的化石沉积层中发现了距今约1.5亿年的蝶螈类化石。这是娃娃鱼——学名叫做大鲵的祖先遗骸,在那么遥远的时代,它们已经在群山环绕的湖泊中生活,它们先我们而至。在北方地区的另一个地方,蝶螈类化石形成的年代更早一些,距今已经1.6亿年。它们仍然是这样面目清晰,甚至可以分辨出眼睛、外鳃和胃中内容物等特征。这些物质的图书页上以其精美的形象,记录了娃娃鱼从前的童话时代。它以缓慢的进化,来延长自己的寿命,为了在今天与我们相遇。

火山灰以淹没庞贝城的方式将这些古老生物的故事完整地保留下来,供我们阅读、体味、思考。大自然把自己的秘密隐藏起来,以激励那些试图阅读它的人找到打穿屏障的方法。我们都是寻找者,人世的活动是一则寻找者的寓言。那么,动物的存在一定也是在寻找什么。为了找到自己的目标,娃娃鱼顽强地生存着,一天,有人发现,在湖北省境内,距318国道几公里的地方,在深不可测的钟乳石遍布的洞穴,在悬崖绝壁之下的溪流中,娃娃鱼竟然和另一种稀有动物飞鼠同穴、相依为命。它们的家园已经被侵蚀的太多,能够供它们安静栖息的地方已经很少很少。

大量的证据表明,娃娃鱼起源于侏罗纪时期的亚洲大陆。科学家的许多发现,增加了古生物地理学意义的砝码,使天平向东方倾